

关注

文艺深一度

以悲悯之心 叙人间至善

——访电影《青铜葵花》原著作者曹文轩

□本报记者 许莹



电影《青铜葵花》剧照

五一假期刚过,记者走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见到了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与以往文学会议上的相遇不同,这次回到熟悉的未名湖畔,是为了赴一场与《青铜葵花》的银幕之约。自2005年原著首次出版,到如今电影终于问世,时光已走过了整整21年。

身处碎片化、快节奏的当下,电影《青铜葵花》的影像风格显然与那些拥有浓烈商业化滤镜的作品不同,片中不仅有翠绿宁静的芦苇荡、撑一支长篙便泛开层层涟漪的溪水、大片金黄色的葵花田,更有晨雾、炊烟、落雪等为镜头蒙上的浓浓乡土诗意与古典气韵,它们共同还原了原著小说中所呈现的20世纪60年代苏北水乡的自然风貌。曹文轩坦言:拍摄风景是导演陈坤厚擅长的。“风景是人物性格和情绪的延伸,也是他电影美学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谋而合。”

苏北水乡河网密布,芦苇丛生、民风淳朴,正是这片与世隔绝的纯净土地,滋养了大麦地人善良宽宥的本性:葵花在父亲不幸去世后,被青铜一家领养,二人成为兄妹,一起长大。哥哥青铜虽然身患残疾不能开口说话,但心思纯净如水,过早地承担起家中一应事务,而妹妹葵花善解人意、聪慧懂事,早早学会体谅他人。自然风光与人物心性混元一体,让温情与悲悯在苏北水乡中缓缓流淌。在曹文轩看来,摄影出身的陈坤厚是“艺术至上论”的实践者,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剧情片《汪洋中的一条船》中出任摄影师,对画面质感有很高的要求,其后执导的《小毕的故事》《桂花巷》等作品也是曹文轩在20世纪80年代熟谙的对象。“其实他的电影对我的写作,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写小说时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其电影画面。我想我们两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摹本,尽管无法用语言说清这一幕本究竟是什么,但我想应该是一致的。”

事实上,这不是曹文轩与陈坤厚的第一次合作了。曹文轩告诉记者,此前二人有过一次合作,陈坤厚曾在2012年将其小说《三角地》搬上银幕。小说《三角地》的故事发生地位于曹文轩家乡江苏盐城两条街的交汇处,人们称之为“三角地”。彼时陈坤厚在进行艺术化处理时,选择在

国台湾的苗栗进行拍摄。此次拍摄《青铜葵花》,陈坤厚则选择回到曹文轩的家乡取景,而这里也是作家本人的精神原乡。

“《青铜葵花》在改编过程中,我们时常会有交流。电影剧本写出来,他们会向我征求意见,并逐步完善。我和陈坤厚分别用文字与镜头去表达同一个故事,这一过程很奇妙。”曹文轩坦言,一个作家对于由其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通常是不放心、感到疑惑的,满意的很少,而他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小说而沉浸其中,这部影片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这是电影《青铜葵花》的成功之处。

相较于近20万字的原著小说,电影《青铜葵花》做了大量精简与取舍,整体保留了故事主线与主要人物关系,并将小说底色进行“调亮”。比如,在灾难叙事方面,保留洪灾而省略了蝗灾;原著中葵花为补贴家用离家打工以及青铜短暂上学被同学嘲笑、捉弄等情节也被拿掉。曹文轩谈到,一些情节删除后如何让全片逻辑顺畅、连贯,很考验剪辑的功力,剪辑师廖松不故意炫技,摒弃复杂的插叙、倒叙、跳切等,而是按照春夏秋冬与兄妹成长的线性时间顺序推进,并在转场时以景承情,把情绪消化空间留给了观众。

电影与小说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对浪漫主义的表达。“我所有的小说都有浪漫主义的内容。文学史离不开浪漫主义,没有屈原、雨果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即便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浪漫主义的精灵也会游荡在其字里行间。浪漫主义在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境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曹文轩看来,好的改编不是擅于做情节的挪用,而是能够看到文字背后不显山不露水的美学取向。“陈坤厚看到了我小说中那些不易察觉、却更重要的东西,浪漫主义的精灵在其画面中游荡。”曹文轩举例谈到,影片中对于水牛的刻画,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处理方法,在那个特殊年月里,青铜是不会让水牛走掉的,而会把水牛杀掉。然而导演将其处理为让青铜默默看着水牛离开,中间还有一个细节,便是水牛回头看了青铜一眼。“我问导演他是不是千方百计让水牛回头看了这一眼,他告诉我不是,是水牛往前走的时候自己回头的。连一头牛都懂得浪漫主义,我想我们的文学不能简单反

映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还要有另一种介入生活的入口。”

谈及看完电影《青铜葵花》的感受,曹文轩脱口而出“悲悯”一词。“在我看来,悲悯是最高尚的品德。道德有各种形态,但是道德的巅峰正是悲悯。这并非只有我这样认为,先贤孟子就曾言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悲悯情怀是文学的重要精神内核。当祥林嫂于隆冬寒天拄杖漂泊、受尽人世磋磨;当翠翠痛失至亲,静待碧云白塔安然守候;当珂赛特深陷贫苦,在逆境之中默默隐忍谋生……这些镌刻在文学长河里的悲情身影,总能触动人心。”在影片结尾,葵花回城后,青铜在葵花田遥望的画面让人泪目。曹文轩表示,导演让观众感动的时候,又能够把握好分寸,不煽情、不矫情,始终把情感控制在到达顶点前那一刻,做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小说《青铜葵花》曾荣获国内外29项文学奖与荣誉。曹文轩告诉记者,这本小说不仅有法文首版,还推出过俱乐部版,这就意味着该书实现了在法语区从小众文学译本向大众俱乐部畅销书的转化。而关于这部小说的改编,曹文轩还谈到其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拍摄电影《蝴蝶》的法国导演费利普·弥勒曾在读到法文版《青铜葵花》后感到既兴奋又感动,并通过作家阎连科将其用英文写的信转交给我。“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青铜葵花》这部小说的喜欢,希望能够拿到这部小说的版权,但当时版权已在陈坤厚导演手上,对此我也非常放心,所以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他这一实情。”

去年,曹文轩赴巴黎参加学术研讨会,谈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时,特别提及了费利普·弥勒对《青铜葵花》的喜爱与欣赏。会后,一位法国女士走来让他稍作等候,她说费利普·弥勒先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那天,费利普·弥勒放下手里的工作匆匆赶来,两人在会议驻地开始了一段相见恨晚的畅谈。曹文轩告诉他,现在还有一部作品在推进法文翻译,这便是长篇小说《蜻蜓眼》。小说讲述了一位小女孩回忆法国奶奶的故事,而叙事空间横跨法国马赛、中国上海和宜宾三座城市。曹文轩笑谈:“所有作品里,我最看重这个长篇,法文版出来后,说不定他会很感兴趣。”

电视剧《家业》展现徽墨里的非遗

本报讯 5月1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在安徽黟县举办电视剧《家业》看片会。该剧讲述了由一场贡墨案掀起徽州墨业格局改变的故事。该剧填补了制墨这一非遗技艺在影视作品中的题材空白,通过“以戏带文”的叙事策略,让非遗文化在戏剧冲突和情感共鸣中实现生动传播。

导演惠楷栋谈到,《家业》是一部特别有筋骨的作品,全剧采用实景拍摄,力求呈现墨文化的气韵。文学总监高璇、任宝茹表示,剧中

李祯的成长历程是被爱深深浸润的,“我们希望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讲好一个制墨、传技、做人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家业》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也有对明代徽州墨家义利并举、贾道儒形的本质把握。墨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韵,传承的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美学精神,剧集用贴近年轻人的语汇讲述“何以中国”,以“物我合一”的叙事智慧实现了对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电视剧《海之上》青岛开机

本报讯 年代情感剧《海之上》日前在山东青岛开机。该剧由山东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共同打造。

《海之上》由徐宗政执导,陈晓、宋轶领衔主演,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港口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大学生徐海从装卸工成长为港口领军人的传奇故事。作为国产年代剧“海洋叙事”

的重要尝试,《海之上》打破港口工业属性的传统框架,将其塑造成一代中国人漂泊、扎根、重逢与离别的精神原乡。剧中融入了“EDI技术攻关”“西移战略”“自动化码头”“港口整合”等真实历史事件,既有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有细腻的人情冷暖。

出品方表示,《海之上》不是简单的行业剧,而是一部关于青春、爱情与命运抉择的年代传奇。剧集以个体成长折射时代变迁,以致致敬每一个在风浪中奋力前行的普通人。

去脂粉,存本真

——浅谈古偶剧创作的未來路径

□舒敏

古装偶像剧(以下简称“古偶剧”)作为国产剧集市场的重要类型,受众群体庞大,文化传播力极强。然而放眼当下,技术手段的进步与视听手法的完善,并未能完全转化为其整体艺术水准的提升。如何在类型创作中彰显个性化表达,在精致影像中呈现风格化追求,在传播互动中实现价值共鸣,已成为古偶剧创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偶剧的迭代与审美转向

古偶剧的早期创作以改编为主,特别是《还珠格格》的问世,让观众看到了古装剧的别样可能——青春叙事首次走进古装领域,偶像化表达初露头角。之后播出的《上错花轿嫁对郎》,既演绎了曲折坎坷的爱情经历,也展现了古装扮相俊男靓女的魅力。随后,改编自经典游戏的《仙剑奇侠传》系列,在延续原作仙侠风格的同时,又以浓郁的悲情意味感染了大批观众。这些作品大多依托成熟内容进行改编,并未脱离对人情感的真挚探讨,剧中人物鲜活生动,情感逻辑可感可知。

进入互联网时代,造星逻辑与网文IP热叠加,《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等作品,推动“穿越”剧热潮。2014年是古偶剧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亦被视为“流量元年”,古偶剧与流量经济开启深度绑定。《古剑奇谭》凭借超高热度,将主演推至流量明星行列。2015年影视行业掀起“IP热”,古偶剧创作随之形成了“流量+IP”的固定模式。随后,《青云志》《楚乔传》《大唐荣耀》《香蜜沉沉烬如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一大批热门IP改编剧扎堆涌现。与此同时,《锦衣之下》尝试将悬疑探案与古偶叙事相结合,开拓了类型融合的新方向。

近五年来,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引导下,古偶剧有了更多风格化探索。视听层面,《周生如故》《苍兰诀》等剧以精致画面与写意氛围力图营造独特的中式美学意蕴;叙事层面,《梦华录》完成传统叙事下的现代价值重构,《赘婿》《卿卿日常》等剧通过人物关系、结构设计等方面的“反套路”创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在类型融合层面,《浮图缘》《九重紫》等作品分别将轻喜、宅斗等元素融入其中,使古偶剧的垂直受众更加细化。可以说,古偶剧的审美嬗变,始终贯穿着一条技术与艺术、视觉与叙事、商业与人文之间的张力线索。

古偶剧创作的现实难题

当下,古偶剧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形式层面,实现了从写实到唯美的转向。早期古偶剧视觉上相对质朴,服化道虽不如今日精美,但服务于人物性格与故事逻辑。而对成功案例简单复制,缺乏内在的个性表达与艺术创新,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在宣发层面,从口碑深耕到话题制造,导致部分质量欠佳的古偶剧形成了热度与口碑的裂痕。

客观来看,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整个创作生态共同发力。资本驱动下的量产化逻辑,使得流量明星被视为在诸多风险因素充斥的电视剧市场中为数不多的“确定性”因素,因而片方会将古偶剧的造星能力和剧集变现效率发挥到极致,压缩制作周期、推动量产化,同时积极开展话题营销,这也是“重营销、轻内容”现象的重要诱因。

此外,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日益圈层化带

来资源倾斜。年轻女性群体作为古偶剧核心消费受众,其对高颜值和氛围感叙事的审美偏好,客观上助推了古偶剧创作的视觉化转向。但一味讨好观众,也使古偶剧陷入男性向、全年龄向作品严重缺失的发展瓶颈,这种“画地为牢”的资源分配,造成了古偶剧创作题材的日趋狭隘与同质化。

审美、叙事与生态的重建

古偶剧已经走到亟待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审美维度,我们需要用多元包容替代长久形成的单一视觉审美范式。健康的审美并非否定“美”本身,而是要摒弃那种失真、悬浮、脱离人物与情境的“假美”。服化道应回归“服务角色与情节”的本位。与此同时,审美取向不应单一化:既接纳清秀俊朗的样貌,也推崇雄健豪放的力量;既肯定温婉雅致的细腻,也拥抱大气磅礴的恢宏。作为创作者,还应自觉追求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含蓄、留白、意境、气韵,让视觉元素成为作品的有机构成,而非喧宾夺主的装饰。

在叙事维度,剧本中心制将为套路复刻提供解决方案。剧本中心制不仅仅是编剧中心制,而是所有链条环节上的创作者,都要努力为情节逻辑自治、人物动机合理服务,摒弃单纯为了营造“爽感”或“虐点”而牺牲人物一致性的操作;要将个体的情感命运与更广阔的社会逻辑或时代变迁深度绑定,使叙事具备扎实的底盘。在古偶剧中,台词的打磨同样重要,应在通俗性与文化底蕴之间寻找平衡,让对白承载思想的穿透力。具体而言,创作者应聚焦人物的成长与挣扎,挖掘故事的情感与内涵,让角色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让故事有烟火气、有历史感、有文化味。在古偶剧的创作过程中,“群言现象”比较突出,有时不只是剧组主创人员修改剧本中的台词与叙事走向,片方还会邀请粉丝提前介入创作,以粉丝个人的情绪与意见来修改剧本。行业需要从机制上给编剧创作主体性以保障,坚持剧本中心制,不能“以点带面”,损伤了剧本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在生态维度,评价体系需要增加内容质量与审美趣味的权重,加强正向引导,扶持精品项目,鼓励多元创作。唯有多方协同、综合发力,才能涵养积极良性的创作生态。

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古偶剧创作完全可以打开想象力,实现曾经难以完成的场景与画面。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与传说,又为此类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与想象源泉。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画面如何精美,打动万千观众的始终是人物、是故事。善与恶的抉择、爱与恨的纠葛等动人内容,终将在创作空间愈发广阔的古偶剧中久久流传。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5月13日,由中国影协、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共同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名出席并讲话,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主持会议。

会议回顾“双百”方针提出七十年来中国文艺发展历程,深挖新大众文艺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旨在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要求,激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思想资源,助力完善文艺

创作生产组织引导服务机制。当前,数字技术融入文艺创作、生产、传播链条,在降低创作门槛、拓展艺术边界的同时,也催生算法推荐、流量导向下的同质化等问题,对维护公共文化空间健康有序、提升审美创造力提出更高要求。

与会专家围绕新大众文艺历史生成、创作机制与当代实践展开充分交流。会议认为,要坚守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底色,加强政策引导,尊重艺术规律,包容多样化探索,创造符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文艺新形态。